

上海人什么事都喜欢讲个分寸,其中自然也包括饮酒。人所谓“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我想,这“小酒”与“大酒”之间的距离,就是对饮酒分寸的拿捏问题。

当然,能坐而论道探讨喝酒分寸的,多半是不喝酒的或是不在喝酒状态下的,我们国人素来讲究的是“无酒不欢”,一旦喝上了,畅快了,规矩分寸谁还顾得上呢?譬如眼下正好是酬酢周旋、推杯换盏的频发时段,“醉卧沙场”现在虽没有了,但美人名士醉卧沙发、蹒跚街头,仍是常有的事。可见欢乐当前,分寸往往最不好把控,或者说不想把控。唐代有一位大学士陆扈,某次设宴招待一位年

喝酒的分寸

管继平

餐桌上一旦出现了“豪言壮语”,往往是到了喝酒的高潮阶段。常赴酒局的都有经验,用餐之始,大都文质彬彬,慢言细语;随之渐入佳境,开始甜言蜜语;此后捉对厮杀,不惜花言巧语;然后劝酒争胜,祭出豪言壮语;最后神志无主,一派胡言乱语;再往后喝高了,只能一旁自言自语,或是不言不语地打呼噜去了。参加的酒局无数,虽南北风格迥异,然格局进程还是颇为相近。不过相对而言,上海的酒文化还是较他地人士所乐于接受,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外省朋友说上海的酒风好,文明程度高,所以在上海喝酒没有压力。因为上海人劝酒不灌酒,劝,只是一种热情的姿

态,但从 not 硬劝,只求大家适量开心才是最佳状态。这就是上海人的智慧与分寸,我曾开玩笑地说过,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天生胆小”,不激不厉、谨慎内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当然可以说都是优点,但也可以都算是“胆小”的别词。不过,若就此认为上海人酒量不行,可以小觑,那必定是“洪教头遇上豹子头”,恐怕没几个回合便会败下阵来。其实,上海人还真不乏酒量好的高手,我的身边就有多位,领教过的人皆纷纷叹服:“东北虎,西北狼,喝不过上海小绵羊啊!”

有道是“诗有别材,酒有别肠”,有的人天性不饮,有的人千杯不醉,这都毋须商量,我们要商讨的是“小酒大酒”之间,“将醉不醉”之时,如何来把控喝酒的分寸问题。在此,我觉得清代文人李笠翁提出的“喝酒五贵”,可作平时聚宴之引领。

李笠翁说:“宴集之事,其可贵者有五:饮量无论宽窄,贵在能好;饮件无论多寡,贵在善谈;饮具无论丰啬,贵在可继;饮政无论宽猛,贵在可行;饮候无论短长,贵在能止。”我索性顺着“五贵”再作几句诠释:第一,酒量因人各异,

《繁花》剧里,爷叔寒心离开前,对宝总讲了句重话:“我尽心尽力为你盘算黄浦江的事情,你心里装的却是苏州河的勾当!”

爷叔是旧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江一河的比喻很含蓄,懂的人自然会懂。

苏州河,发源于苏州吴江区太湖瓜泾口,全长125公里,以北新泾为界,上游被称为吴淞江,下游则称苏州河,在上海黄浦公园北侧外白渡桥以东汇入黄浦江。

苏州河自古就是富庶的吴地重要的航运枢纽,催生了几乎大半个古代上海。后用了100年成为搭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水域框架。它是黄浦江的支流。

上海的近现代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很大部分起源于苏州河两岸。相比通往大海的黄浦江,连接江南腹地的苏州河没有浪奔浪



钟鼓作乐 凤凰和鸣

(书法) 刘一闻

不求同量,但求同样喝好;第二,南方人喝酒不擅划拳吆喝,而擅边喝边聊。如果酒友皆不善谈彼此喝闷酒,那还不如回家独酌了;第三,酒菜不在于丰盛与否,关键要能续得上,喝在兴头上,哪怕几粒花生米或是半碟豆腐干也是好的,总比啥也没有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郑渊洁说,某晚好友来访,聊至半夜,酒还剩半瓶,但菜是丁点全无。于是翻箱倒柜,忽见还有狗粮数包,赶紧取出佐酒,不亦快哉!第四,至于喝酒的规矩,只要大家认同就行;第五,再欢快的筵席,总也有散的时候。有的朋友喝多了总不想回家,嘴里还不停地

喃喃自语:“今晚我想喝醉,我不想一个人睡……”其实第一条,我保证已经达到,至于第二条,估计在座的谁也保证不了。

所以真正的善饮者,并不关乎酒量,而是懂得喝酒的情商,知道何时喝多少、该醉该醒乃至或聚或散。喝酒也是要“知止”的,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说的就是此意。当然,酒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偶尔能醉一次,也不无美妙。胡适之曾有诗云:“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人生如果从来没有醉过、爱过,甚至也没梦过,那恐怕真有点白过了。

流,没有激荡澎湃,却是烟火的,记录的,光怪陆离、充满情欲、承载某些秘密的。

在历史上,苏州河曾区隔着南岸租界和大部分是中国统辖区的北岸,因此也成为社会圈层与文化群落的某种分隔。

黄浦江的背面是苏州河

何菲

相比黄浦江,苏州河的变化仿佛寂静无声,回望却是翻天覆地的。当年娄烨镜头下的苏州河,已不知不觉流露出大时代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建筑师的空间实验复活了苏州河畔绵延数公里的旧仓库群落,也挽留了上海的部分往昔。

这几年我开始逐渐重新认识苏州河北岸,尤其是虹口。无论如何,虹口的基底就很文学,很复杂,很谍战。我也时常会去那段即将与黄浦江汇合的2公里苏州河边走走,在涨潮时很激涌,很梦幻。

外白渡桥是苏州河人生的最高潮。有人总结国产谍战剧都有个套路:如果发生地在上海,跳舞不是仙乐斯就是百乐门,敌我双方室内的书橱后必有暗道,日本特务高官都有穿和服下围棋的桥段……更重要的是,走路必经外白渡桥。的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虹口日占区和公共租界之间的重要通道,就是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的外白渡桥。它是当年谍报人员经常出没的场景地,昔日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也曾发生惊心动魄的故事。外白渡桥也是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起点,在上海城市发展和构建上海想象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个文化意象。外白渡桥提升了身为内河的苏州河的浪漫张力、想象空间和情绪价值。

按我的理解,在《繁花》剧里,苏州河这个意象是晓风残月、痴男怨女、暧昧缱绻,爱而不得,是人情,是归途,是舒适圈;而黄浦江则隐喻了前途声名、事业财富、风云际会、波谲云诡、世纪狼烟、激情冒险、时代风口、浪奔浪流,如果说情感,也是恨海情天这种量级的……苏州河对应的是小道,黄浦江对应

的是大道;苏州河是阴的,黄浦江是阳的。纵观全剧,与宝总相关的四个女人无一不是恋爱脑,但宝总却总是在搞事业的时候,顺便搞一些暧昧,被情义捆绑磋磨,活得表面上是“黄浦江”,内里实为“苏州河”。

不过,当爷叔自认为宝总盘算“黄浦江”时,站在时代高度回望,在资本市场博弈、想成为南京路庄家的宝总或许才是在黄浦江搏击入海的一尾鲑鱼。黄浦江能吞噬一个人,也能托举一个人,可以是南墙,或许是蓝海。

黄浦江是长江汇入东海之前最后一条支流。以黄浦江为界,尽管岸线荟萃了魔都建筑景观的精华,但东岸与西岸却更像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城市。多数人认为,真正的上海,在黄浦江以西苏州河以南的象限里,两个要素缺一不可。真正的上海在静安寺,在淮海路,在徐家汇,在新天地,在武康路,在虹桥、西郊……真正的上海在《繁花》的地图里:在外滩27号,在黄河路,在进贤路,在和平饭店,在华侨大厦,在汾阳路,在宝总第一桶金的掘金地——静安体育馆,在麒麟会的神秘游泳池所在地——南京西路的上海体育俱乐部……真正的上海在干沟万壑的人心深处,那些百转千回的“不响”或声东击西,遍布本城人特有的接头暗语。尽管在这些区域和心域,上流社会和小市民生活近在咫尺。就像吃着龙虾和“霸王别姬”时,还念着深夜的泡饭酱瓜,这样的心理逻辑在真正的上海毫不违和。

一江一河与不远处的深海,让上海有了大码头的结构和无尽的史诗感。《繁花》剧大结局,宝总翻盘的筹码和底气,就是当年他与发根在股市上赚钱后买的20亩土地,在浦东川沙,他回到了他的“苏州河”。20多年后,这里成为上海迪士尼乐园地块,又成为了他的“黄浦江”。也因此,阿宝依然是宝总。他说“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来源于《飘》,这是白月光雪芝最喜欢的书。

在我看来,上海这一江一河是互为托底的。《繁花》讲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宝总是认人情的,自始至终,汪小姐、玲子、李李、雪芝、陶陶、发根,都是他的苏州河。

纸书述乡愁

周晨

尽管我在从事纸质书的出版与设计,但我个人也认为纸质书已经不是传承传播文化知识与信息的最佳载体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方式,我对于过手的纸质书设计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希望能发掘纸质书之前没有达到的地方,或者说一种可能性。当然这个可能性首先是基于阅读的,规划阅读的线索,丰富阅读的层次,激发阅读的兴趣,这部分的创意空间其实还非常大。纸质书的物质存在感,物化之美更是不容忽视的方面。目前,大部分的出版社,都会设有专门从事数字化的部门。很多年前,我们的出版家、设计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和朋友说,如果我们非常粗陋地做一本纸质书,那不如发个PDF文件给对方,还节约能源材料。我们要给读者提供有品质的纸质书,提供新鲜的阅读感受,提供有温度的阅读。

我所设计的书籍中,地方文化的图书是重要的一个方面。2023年在香港获得亚洲最具影响力大奖的《北桥船拳》或可作为一例,船拳是苏州的一个冷门非遗。全书有一个亮点,也是难点,就是封面设计草席的运用,草席是江南生活中非常普见的一个物质材料,但将这个一个材料转化为装帧材料是有难度的,要解决多个问题,草席会散掉,我们在背面裱了非常薄的一层布,牢度就加强了,书脊的转折定型反复实验,棱角关系要既明确又不生硬,借鉴了精装书的扒圆工艺,封面上面大小文字、图案、条码的呈现,用了加温压凹的工艺和最新的UV打印工艺。每次遇到不同的选题对象,都会有不同的困难等着你,解决好,创意想法得以实现,特色就表现出来了。这回,读者手捧书籍是能闻到淡淡草香的,这就是江南的味道啊!

对我而言,编辑纸质书仍然是坚持的方向,即使纸质书会变得小众,但用这个的群体始终会存在,我已经从事编辑设计工作几十年,思想当随时代前行,新方向需要有新知识和新技术,希望年轻设计师能做得更好。



期间拼命补回来。最有趣的一点是,拜年礼一般是互换的,你拎着去他家,他拎着到你家,有一些互换甜蜜的意思,甜蜜被叠加了很多层,祝福就翻了好多倍。

时代在发展,很多旧时美味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总还有怀旧的人把它们请出来回味。近些年,很多糕点铺子再次“回潮”,推出了复古拜年果子礼,照例是纸盒,旧式果帖子。今年春节,我拎着几包果子回家给父亲看,年近古稀的父亲尽管不爱吃糖了,也孩子般让我拆开,吃上一颗蜜三刀,很享受地眯起眼睛——“嗯,还是老味道!”父亲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这些果子……”

“春风送来蜜三刀,金果膨大油枣小,今朝喜提拜年礼,旧岁新春付糖饺。”这是父亲的旧体打油诗,我读起来,也觉得和拜年果子一样甜。

十日谈

龙年中国味
责编:郭影

送出一份贴心的礼物,不在于现金价值,而在于懂得和心意。

年味、情味、果子味

李丹崖

着军大衣,戴着雷锋帽,阔步前行,摆动的幅度不大,四包果子前后甩动,在雪野的映衬下,异常耀眼,一团黄褐色的牛皮纸上伏着一张张红果帖子,晃动之间,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不过,那果子是真香,在父亲晃动果子的时候,一股甜香被旷野的风带到我的鼻息,甜香、脂香、芝麻香、米糕的糯香,我简直是跟着那些香气到达十公里以外的亲戚家的。

到了舅爷家,照例是要给长辈磕头行拜年大礼。礼毕,舅爷会拿出压岁钱塞在我的裤兜里,继而拆开自家炸好的果子,蜜三刀的甜,油枣子的酥,大金果的脆,糖饺子的黏,大口嚼食,现在想来,春节应该是少年时我吃糖最多的时间。

我曾见过母亲炸制这些果子的过程。

蜜三刀是面粉做的,和面后,发醒面十五分钟,搓成条状,用擀面杖

压成条状,三条压制在一起,划开三道线,烹炸至金黄,捞出控油;然后把白糖用小火熬成糖稀,炸好的蜜三刀滚上糖稀后,撒上炒好的芝麻,即成。整个过程,灶间全是甜香在肆虐。

至于油枣子和大金果,做法大致相同,都要用糯米粉与面粉混合,以食用油和面,醒面后,搓成花生大小的条状,油枣子是直接烹炸,裹上糖稀,撒上糖粉。大金果用的糯米粉多一些,炸出来,呈拳头大小,稍稍过一遍糖稀后,撒上芝麻。两种食物的口感很相似,都是酥脆可口,吃起来,要以手相接,否则,就会跌落一地甜蜜的渣渣。

糖饺子最甜,捏成花边的饺子状,烹炸后,浸入糖稀中,待到糖稀快凉时,捞出,所以,它的糖分最足,每吃一颗,需要以白开水相佐,否则,甜到齁。

旧时,寻常人家的拜年礼无非是这些,把平日里落下的甜,在春节

老实说,父亲拎着那四包果子走起路来的样子是很有派头的。他穿